

XINCHAO NUXING

XILIE

所有的爱情都遍体鳞伤,所有寻找爱情的人亦遍体鳞伤。然而并不是每一个遍体鳞伤的情种都能找到遍体鳞伤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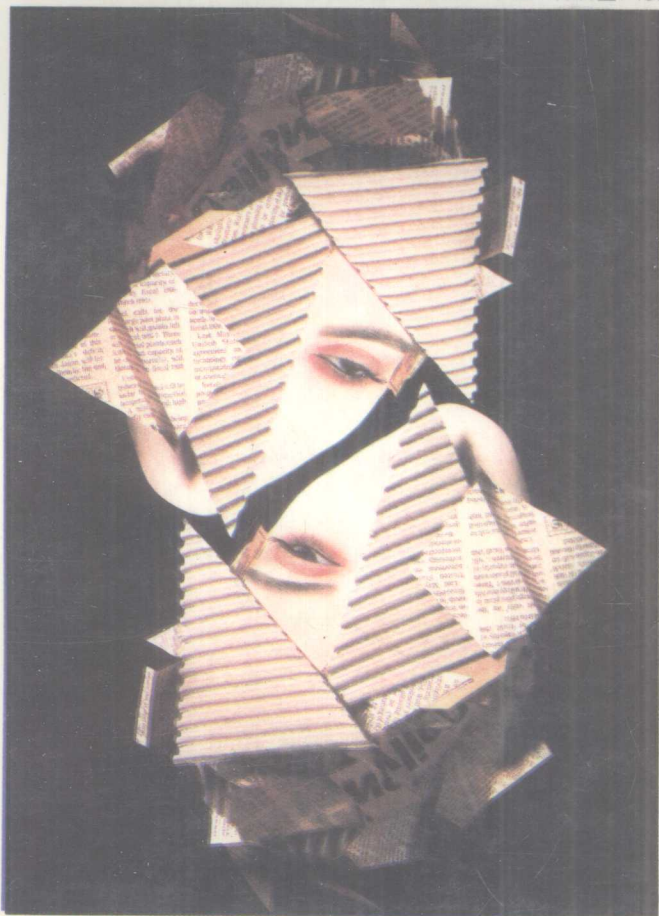


郑建华/著

新潮女性系列

爱情快车

香港富婆敏子,与丈夫离异之后,独自来到大陆
人到中年的敏子,结识了报社年轻的记者高博文。于是,双双坠入爱河



敏子的女儿乔依娜从美国回大陆探母,竟也痴痴地爱上了风流倜傥的高博文

山东文艺出版社

xin chao nu xing xi lie

郑建华 著

新潮女性系列 爱情快车

那一次亲吻使敏子
和高博文的关系山青水
秀起来。



这时敏子出现在他的身后，她用一双探究的眼神看着镜子里的高博文，并且注意到高博文也在看自己时，两个人都在镜子里做了同样的一个表情——微笑。

这面硕大的镜子里已经被他俩的微笑塞得满满登登的。

新潮女性系列

爱情快车

郑建华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济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2 插页 128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0

ISBN 7—5329—1124—1
I·1014 定价 5.80 元

1

这是个漂亮且自负的女人。她在用傲慢的目光透过那副高贵的太阳镜蔑视着街上的一切，显出一种因为刚刚了结了一件事而产生的松弛，她叫敏子，但并不是日本人。

敏子正从一家珠宝专卖店走出来，在她值得夸耀的颈上正挂着一串用十八颗蓝宝石镶嵌而成的项链，在太阳光的亲吻之下正闪动着它们的光辉，如同十八个不喜欢安定的孩子一样探头探脑地展示着心情。

敏子这时候正穿着一件蓝色的露出两只膀子的旗袍，那两只滚圆的膀子不折不扣地流露出一种性感，不断地提示着人们的眼睛，稍微细心并且喜欢观察的男士或者女士肯定会记住它们的，也许在这一天晚上就出现在他们的梦之旅中，也是说不定的事。

出色的东西总是能让人过目不忘的。一副膀子、一个唇或者一对乳和一双眼睛，当然一头美发、一双纤手、一对肩膀、一双耳朵或者一个额头、两条纤腿、一副脚踝、十个脚趾……总之，优秀就是力量，她可以袭击人心。

非常不幸的是，敏子身上的这些东西有点多了。

这是容易引起妒忌的。妒忌的瓶子一旦打开，是会创

造奇迹的。奇迹便是人生的某一只袋子，里面流出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常常令人瞠目不止。

敏子把手臂扬了一下，这动作懒洋洋的透出一股不以为然，它只不过是勉强表明了一下她的意图，就被一个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捕捉到了。他立刻很乖巧地将车停在了她的裙边，并有些殷勤地打开了车门，等着将这位辉煌的妇人载起来。

敏子并没有表示出任何谢意，弯一弯腰坐进车内。车子立刻如一只默默的兔子一样驰走了。

“到山海关路。”

敏子懒洋洋地说了这一句，便将太阳镜摘了下来，放到一直背着的小提包里。提包很华丽，里面载着的故事亦同样华丽。

“好的。”

司机答应了一声，停顿了片刻又说了一句：

“很荣幸，我已经是第二次为您服务了。”

“是吗？”敏子继续懒洋洋地问了一句，并注意了一眼前面的司机。这是个挺聪明的年轻人，他的聪明从眼睛里可以寻找到。敏子喜欢坐出租车上街，但很少注意司机，因为没有必要，司机就是司机。如果说敏子比较注意选择高档出租车倒是真的，因为那里面的气味比普通的车总要好一点。敏子喜欢洁净，喜欢时刻有一个好的环境，哪怕这个环境只在她的一生中出现几分钟。

“上一次是我把您从机场送到山海关路的。”

出租车司机普遍的喜欢讲话，喜欢从短短的一问一答中判断这位乘客的来龙去脉，喜欢传播一些小新闻，例如

金价上涨或某某路段发生了一起抢劫案。有一个消息说某家大酒店开电梯的服务小姐流产了一个黑皮肤的胎儿就是笔者在乘坐一次出租车上听来的。出租车司机是极其活跃的一个阶层，他们是计谋和精明以及圆滑的混合体。他们如血液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流动，让这个城市日益活跃和骚动起来。

敏子记起了这位爱讲话的小伙子，敏子还记起了在给了他充裕的车费之后，敏子又给了他一笔挺大方的小费。那是因为敏子的心情好。好心情是一把伞。

“如果您常用车的话可以给我打呼叫，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我的呼号是 35535，很好记，您会唱《我想有个家》这首歌吧，第一句就是这个曲子 35535，是不是？”

这个快活的司机使敏子的心情好起来。的确，敏子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呼号。一个普通的曲调让这个陌生的数字变得生动起来，并且在敏子的脑海里游动，像一条小蛇。

“我叫章宇。别人喜欢叫我章鱼，无所谓。”

“章鱼？”

这个外号把敏子逗乐了。她又看了一眼前面的小伙子，的确，他很会讨人喜欢，是个聪明狡猾的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让人感到一种威胁。

“我们是青港旅游公司的，青岛最气势的旅游公司。”

“你们旅游公司还经营什么？”

敏子终于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几乎是一个故事的线头。

“多了。三日游，五日游，听说正在合资搞海上大世界，反正，挺热闹的。再开两年车，我也去凑凑热闹。”

“为什么现在不去呢？”

敏子又提出第二个问题。其实这仅仅是因为敏子对这个叫章鱼的小伙子产生了兴趣而无意问到的。

“我喜欢开车，没开够。从小喜欢开车，我一开车就兴奋，就觉得这一条一条大马路就是一大片游戏场。开着车在里面兜来兜去的，挺刺激，挺好玩。不过现在路太窄了，动不动就塞车。所以我喜欢出长途。高速公路上一跑，那心情，哼，真带劲儿。上次我拉两位台湾客商去济南，只用了四小时。真过瘾。您如果出长途就叫我，我保证您安全迅速。”

敏子笑起来。她的笑有一种独特的韵味。见过她笑的人常常记住了她的笑而忘记了别的。她会笑，她练过，对着镜子把各种笑意写在脸上然后去给它们每一个做上记号。她知道在何种场合使用哪一号笑容。例如她的八号笑叫做不动声色的笑。这种笑，嘴角不动，面部的动作轻微得几乎看不出来，而那笑却通过眼睛飘出来。是的，飘出来，轻轻的、缓缓的、漫不经心地飘出来，如一块蓝色的软缎一样从你眼里掠了过去，你只感到一种轻柔一过即逝，想抓住它时已经不可能了。

于是，在这里至少应该介绍一下敏子所从事过的职业，因为已经差不多可以肯定她的各种笑是与职业有些关系了。敏子很久以前做过时装模特儿。

她在表演每一套时装时总要搭配上一种不同寻常的笑，或轻飘或凝重或饱满或羞涩或干练或稚气，总之是一种心情，一种和谐的笑，把这套时装推销出去，必须有一种技巧，而敏子的技巧就是她的笑。她不厌其烦地

成好几个小时在穿衣镜前根据每一套时装去设计一个微笑，一种表情。最轰动的是，她在展出一套晚礼服时，走到台子前端，突然感到右眼奇痒无比，她来不及做任何动作来阻止这种奇痒，可她又实在有些控制不住，动作要求在那一刻要停留定型在台中央。于是，敏子轻轻地眨动了一下自己的右眼，想用轻微的磨擦来暂时缓解一下这种从天而降的痒。然而，她没有想到，她的一个轻轻的眨动竟引来一阵经久不衰的掌声，而那套时装因此而销量大增。第二天的报纸上便以“勾人魂魄的眼神”为题刊登了敏子的大幅照片。从此敏子便成为香港走红一时的名模。

那是二十年前。

三个月前，敏子在香港一家最高级的美容院里做了一次美容整容术。这手术成功得使人们难以精确地判断她的实际年龄。因为心情，她离开香港在到美国探望了她的女儿乔依娜和儿子杰克之后便乘飞机来到了青岛。她喜欢青岛，确切地说，青岛是她最初生长的地方，在她十二岁去香港之前是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这座城市里埋着她的童年，她的历史。她熟悉这座城市，如同熟悉自己的房舍。回到这里有一个最明确的目的是要好好地休息一下。敏子觉着自己忙忙碌碌了许多年，实在是应该好好的静静的没有任何人打搅的休息一阵儿。因此她此次来青并没有惊动别人，一个人悄悄的来，悄悄的住进了她父亲的生前世交苍伯伯家里。这位年已八旬的苍伯伯正巧要到日本去度假。

苍伯伯和敏子的父亲同是黄埔军校最后一期的同学，他们身上载着的历史已经沉重得难以掀开了。

敏子住进这幢幽静的别墅式楼房里，她听到了一种心

的安顿。这里很适合做一个总结，这里的青草绿水让人产生了一种感觉，是的，为什么不在这里整理一下岁月的书包呢？里面已经狼藉了，需要把它们弄得条理起来，把铅笔放到铅笔盒里，让钢笔帽戴在钢笔上面，还有三角尺和圆规都已经张牙舞爪了。

“好了，是这儿吧？”

章鱼把车停在苍伯伯的别墅前，敏子忍不住在心里惊讶这个小伙子惊人的记忆力。

“谢谢。”

敏子从包里拿出一张纸币，对章鱼说：“不要找了。”

章鱼一笑，那纯粹是一个孩子的笑容。这笑容对敏子已经久远了。

“谢谢，我随时愿意为小姐服务。但有一点您不要误会了，钱并不是我唯一的原因。请允许我直率一点，您是我见过的最具魅力的女人，而这魅力是天生的。您可以用魅力和我交朋友，魅力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您大概会认为我挺油滑的，多给了我几块小费就买来几句恭维。您不要这样想，您这样想就是误会我了。那么再见吧。”

章鱼说着朝敏子挥了挥手，启动起那辆豪华的轿车从林荫道上驶去了。

敏子没有立刻进屋，因为没有任何事情等着她去办，她的时间是松懈的。她站在这里，在一片油绿的灌木丛中去看不已经消失的车子。她又笑了笑，这是一种随意的没有多少内容的微笑。敏子感到那个小伙子挺特别的，她想要记起那小伙子的面貌，然而在她的脑海里却没有蓄存这种印象，她记不起那小伙子的容貌，只记住了他叫章鱼，还有

那个呼叫号码 35535，当然还有那首叫《我想有个家》的歌子。

这就足够了。

的确，已经足够了。有时人生无须记住太多。

敏子收回目光，缓慢地走进这座院落。这显然是一种权力和职位的像征，住在这里，或者说住在这一片的人们，总是有些来历的，形成了一个贵族式的圈子。有些新贵们想要跻身于此，便不惜重金在这里买一块地皮住进来，沾一点光。对外谈起住在某某地，便有一种自豪感在语气中浮动，笨拙出一些趣味来。

院子中间有一个水池，里面养着些红颜色的鱼，在绿草中游来游去游出不少的生气。敏子喜欢池子中的一片荷叶，那些鱼儿把水滴弄在上面，每一滴水珠都珍珠一样的漂亮，透着轻盈的灵气，把阳光吸引到它的上面，用它这样小和单薄的身子去承受阳光的抚摸。

这是一种精神。

敏子挥手将水珠又弄出一些来，让荷叶上面布满了这些大大小小的水珠，亮晶晶的述说着一些故事。

过去敏子是个喜欢听故事的小女孩，在妈妈的怀里听着听着故事便也进入了故事中去，并在中间做故事的主人。可是后来，敏子自己的故事已经够她费心的了。敏子有两任丈夫，第一任丈夫是女儿乔依娜的父亲，第二任丈夫是儿子杰克的父亲。这两个孩子都起了一个美国名字，他们的中国名字已经不怎么使用了。有一次敏子叫起他们的中国名字，他们竟无动于衷，这让敏子感到一个时代的失去。关于时代，二十岁的女儿和十六岁的儿子似乎已经可以做

敏子的老师了。在这里不防透露一下敏子的年龄，这是敏子很不喜欢别人提及的问题。她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只装着自己的东西，譬如年龄、爱好甚至口味，她不希望别人来干涉她的生活。她一直认为自己和别人之间是应该有一块宽阔的过渡地带，这段路甚至不需要有路灯，只要她一个走熟就行了。她的模特儿生涯使她原本有的过渡地带缩小了，挤没了。一个身体、一张床和一堆衣服构成了她年轻时的主要生活。而现在这块过渡地带却一天一天的宽阔起来，在上面若是走一个人或者一个灵魂都是很清晰的。

这时敏子正好四十二周岁。

四十二岁是一个危险的年龄，而刚刚结束的婚姻以及刚刚整修完的面容从两个方面解释了敏子对新生活的了解以及她此行来青岛的意图。她更需要休息和调整。她更需要在她四十二岁的这个初夏里对自己的人生做一次考试或回顾。

敏子走进房间里时，正巧有一个电话响起来，她慢慢地走过去，那电话依旧很执著地响着，敏子只好接了。

“喂，请找高博文。”

电话里有一个陌生的口气以及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

“对不起，这里没有人叫高博文。”

敏子回答着并准备把这个误打来的电话放下。

“为什么没有？请找高博文。”

敏子想不出怎样回答她。是的，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很急。敏子把电话挂上了。她走到穿衣架前准备换掉身上的旗袍。一米七二的身材，起伏跌宕的身材，这真

是敏子的财富。这具好身材使敏子投手抬足都是一段音乐或者说一首诗，它给人耳目一新的力量，这力量可以俘虏许多情感的剑。

电话铃声又一次响起，很急躁，很不安。

敏子猜想还是刚才那个女人，她不想去接，然而电话执著得令人担心它会一直响到晚上。

敏子抄起电话，又一次听到那个声音：

“请找高博文。”

“你弄错了，这里根本就没有高博文。”

“你告诉博文，今晚七时白浪花餐厅门前见面，不见不散。”声音自信得令人惊诧。自信加上盲目是要犯错误的。

几乎没等敏子说一个字，那边已经将电话扣上了。

敏子无奈地一笑。她完全可以想象电话的另一边是位充满自信并且还带着一些霸气的姑娘，她甚至可以去粗略地判断一下这个故事的一些情节。因为敏子有许多时间用来思考，她的时间在这一刻显得有些充裕。这是敏子一生中最平静的时刻，她正用来细细的梳理自己思想的发辫，把它们辫起来在头顶上有条不紊地展示出耐心。这是敏子的港口，如今这个码头只停泊着敏子这一条游艇，月光正挥洒着它的臂在拍打着它，她像在为她唱一首催眠曲。

而那游艇此刻是乳白色的，与月光同色。

敏子挂上电话以后在屋里踱着步子，柔软的地毯弄不出一声声音，正像她的思想。她懒惰的思想这时候只想去想些简单的并且与己无关的事情。思想的伤口曾经因为搏斗过而留下暗红色的伤痕，敏子正等着它们一点点的褪掉这层暗红恢复往日的白皙。的确，敏子把自己关在这幢小

房子里远离亲人，在轻轻的舔自己已经开始变好的伤口。这时候的伤口显出了一些可爱来。敏子用平静做成的药敷在上面，感到一种安详的心绪轻轻的弥漫。

这个电话的确打搅了敏子，确切地说，是电话里的那位自负的女孩子（这多少有点像过去的敏子）打动了敏子。她想假如这个女孩子七点钟等不来那个叫高博文的人，会不会一直等下去？甚至等到深夜，而那个高博文显然不可能去赴约，因此一个误会就形成了。

思考这个旁人的故事正是敏子现在喜欢做的事情，她本来就敏感和富于想象的思路便会活跃起来，思想的高速公路上正车水马龙，当然极有条理。每一辆车都快得极有道理，都赴约一样去接近从未谋面的这两位年轻人。敏子断定这大概是一个久演不衰的爱情剧，如今男主角和女主角的车正好南辕北辙。

敏子正是路旁的那个看客。

四十二岁的敏子变得少女起来，她突然关心起这个故事，并且想在这个故事里争一个角色演一演。于是，在大约七点的时候她走出了院子，朝离这里大约有一站路远的白浪花餐厅走去。

后来敏子回忆过自己这个有些特别的举动，认为实际上有三个原因促使自己这样做。第一，白浪花离敏子的住地很近，顺着海边的丛林走大约十分钟，然后便会出现一幢白色的欧式建筑。晚饭后，敏子经常散步走到白浪花，有时还超过它再往前走一段路。因为再往前走就是太平角，那几乎是这个城市最幽静动人的地段，那里是情侣的世界，从那里走一遭都会感到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多了一些叫爱情的

东西。敏子喜欢那个气氛。注重环境和气氛是敏子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第二，敏子想要关心一下这个故事。当然凭心而论，敏子仅仅想要做个默默的旁观者，充裕的时间使她从容。另外从敏子的本性来看，她的身上实际上一直带着一把从父亲那里接受下来的叫做遗传的锁，那就是喜欢把某个问题弄清楚，有时这个问题与她毫无关联，例如现在。

第三，深刻一点分析，敏子那里感情的袋子正空着，她想要装进去一点什么使它变得丰满，甚至包括别人的东西。如果再宿命一点的分析，就是一种缘在冥冥之中指挥着芸芸众生，如一张弓，拉满，从里面射出一支箭来。

反正，敏子缓缓的很随意地走去，路旁的松树里响起低沉的声音，不远处的大海也送来一些带着潮湿的空气，它们陪伴着敏子去接近一个故事，这故事的门正朝着敏子缓缓的打开了。没有一点声息。

因为是周末，白浪花餐厅门前显得过于跳跃。好心情使每一位来宾都把自己最美丽的表情和心情拿出来去感染自己同时去感染别人，笑脸装饰着门庭，让门庭显出一些动感来诱惑整个天空。

敏子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自己，那时自己憧憬这种生活，她甚至希冀每一天都有晚会都有会餐，都有漂亮的衣服和生动的笑脸。实际上每一天都有。人们为能请到香港正走红的模特儿而洋洋得意，敏子就乘着这部洋洋得意的车子去渡过自己的青春地带。那时的稚气和故作深刻的老练都很可笑。男人的媚笑和挑逗被敏子自负的墙撞了回去，为她争来一些新的荣誉，女儿乔依娜的父亲便摘取了这

荣誉去装点自己。敏子便带着身孕和女孩儿的幼稚做了母亲，向人间贡献出了一个漂亮的女儿。

从那一刻敏子走向成熟。

一个女人的成熟是可怕的，她可以摧毁这个世界，当然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成熟是一个婴儿，它长大起来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敏子不想翻开自己已经包装好的口袋去检阅自己的过去，过去毕竟是过去，无论辉煌还是丑陋，总之已是一个事实。如今敏子关心的是别人的故事，从别人的故事里可以看到自己，但也可以藏匿自己。

敏子注意到有一个姑娘在门庭外侧已经许久了，在敏子翻阅往日包裹时她就一直站在那里。她不喜欢掩饰的举动告诉敏子，刚刚打电话的姑娘大概就是她。敏子从远处静静的看着她。应该说这是一个很秀气的姑娘，披一肩长发，并且有一具和敏子有些相象的身材，颀长、匀称。敏子估计她的年龄在二十二岁到二十五岁之间。

时间正在打磨她心的楞角。敏子注意到她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是不是去告诉她呢？敏子问自己。叫她不要在这里傻等了，可是她会相信吗？然而就这样等下去吗？是等不来任何结果的，敏子站在远远的地方替这位姑娘着急，或者说替她为难。这毕竟是一种无益的消耗，这样的消耗是恶劣的，摧残人的。敏子不是那种自己痛苦过就希望全天下的人都痛苦的女人。

敏子差不多可以断定那是一位倔强的姑娘。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了，她进门庭里两次，敏子想她大概还是在打那个倒霉的电话。除此之外，恐怕不会做别的事，她

一直站在这里。一个漂亮的女孩儿站在这样豪华的酒店门前是可以引起许多误会的。

敏子决定去告诉她，敏子认为没有必要再消耗这么多的时间。因为敏子自己亦累了。她不想一个人离开，留下这个女孩子在这里苦等。那样敏子会不安的，也许会做梦，做一些不太好的梦。现在敏子唯一解决不好的事情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梦，梦把往事都编成剧在夜里上演。敏子不想做这个观众，然而她很无奈。梦是个狡猾的孩子，有点像她的儿子杰克。

当敏子朝那位姑娘走去时，恰巧看到那位姑娘亦离开了门庭朝敏子走来。这种巧合弄不清意味着什么。几乎就在敏子犹豫的那一刻，姑娘扬手拦了一辆“的士”，飞快地钻进去，便松鼠一样的消失了，让敏子感到自己只看了一个幻觉。

故事这样快的结束，敏子感到太突兀，这就是结束吗？太急了还是太慢了？或者说太缺乏故事性了？

敏子把一种一闪即逝的微笑从脸上掠过去，知道结束就是结束，站在结束的门前只能离开了。有一种怅然从心底里升起来，在敏子的心中挣扎了一会儿便很快地消失了。敏子对自己说，这样不是很好吗？的确，敏子没有义务去做那姑娘的保姆，不必担心会出现一个不好的结局。现在的年轻人是用不着担心的。女儿乔依娜在与她的第一位男友共度初夜时，对正在美国度假的敏子说：

“妈妈送我去吧，那是个很好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将来能不能成为我的丈夫，但他现在是我认为最好的男人，他会让我幸福的。怎么样？送我去吧！”

那时候乔伊娜才刚满十六岁。

敏子发现一直在自己眼前撒娇的女儿长大了，她要去选择自己的快活，她认为选择一个快活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她开诚布公地告诉敏子，应该说是一种超出母女的信任，或者说是一个独立宣言。

敏子是开通的，但敏子依旧被她震撼了，她几乎惊诧地端详着乔依娜，看着她把自己的内裤、内衣装进提包里，用一脸的幸福去阻挡敏子母亲式的告诫。

这是一种独立，人格的、不容忽视的独立。

对于敏子来说，此刻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反对更是愚蠢的，因为，从乔依娜的神情里可以读出来，这件事是不可更改的，是注定了的。

“能告诉我他是怎样一个小伙子吗？”

“他比我大两岁，漂亮，英俊，性感，还有聪明。女孩子都愿意为他献身。他叫戴维。是比我高两级的同学。他的网球打得很漂亮。他的眼睛里有一种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那东西紧紧地抓住你，让你跟着他走，别无选择。”

乔依娜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因为说这一番话变得发起亮光来，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显然那个叫戴维的男孩子已经征服了她，此刻正在他的床上迎接漂亮的有些走火入魔的乔依娜。

这个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女儿，已经完全美国化了。

“那么他爱你吗？”

“是的，他爱我，他当然很爱我。他是有责任心的，他拒绝了别的女孩子，只让我一个人靠近他。真的，妈妈，你不知道他怎样爱我。他知道他是我的第一个男友，因此，他